

●刘 嘉

图书在版编目:中国图书馆、出版、发行界提高 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举措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of foreign countrie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significance,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existed for China to put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into practice are discussed.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untry to integrate the publishers of it and to strengthen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18 refs.

SUBJECT TERMS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 China Publishing work
— Reforms

CLASS NUMBER G254.32

1986年11月,原国家出版局和国家标准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我国实行在版编目讨论会”^[1]。1990年7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图书在版编目数据》。正如图书须有版权页一样,在版编目数据(CIP Data)、国际标准书号(ISBN)和条形码(Bar Code)正成为图书不可或缺的现代化标志。

1 世界图书在版编目概况

早在1853年Charles Jewett就想到了“出版前编目”(Prepublication cataloging)的概念,并在1876年由Justin Winsor首次提出。Winsor在当时的*Publisher's Weekly*中指出:“出版商应在他们的书中插入有关题名等的书目记录,这将同时有利于出版商、图书馆和图书销售者。”直到195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才以“书源编目(Cataloguing-in-source)”的名义试验与出版家协作,并在美国图书馆资

源委员会的资助下确立这种可行性。这项实验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1971年书源编目改名为“在版编目(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再次提出,并再度进行试验,获得了成功^[2]。此后,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前苏联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在版编目计划中来^[3]。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将推广在版编目列入“国际书目控制”规划之中,198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国际在版编目会议”建议每个国家都应考虑由国家书目机构或与其相应的组织制定在版编目规划^[4]。到1989年,全世界至少有19个国家推行了在版编目规划^[5]。

1978年7月1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其在版编目计划制定10周年举行了庆祝典礼^[6]。他们宣称,无论是图书馆还是出版商,在此计划中都受益匪浅。在版编目数据作为标准的编目数据,被广泛地运用于图书采购、

读者辅导、馆际互借、书目编制和出版最新资料通告等各项工作。至今,美国已有2500多家(占总数的80%)出版商参加了这项工作,国会图书馆每年编制的在版编目数据超过35000个^[7]。

1976年,英国图书馆书目服务部在某些英国图书的书名页背面开始提供简单的目录款目;1977年起,英国国家书目和英国MARC磁带上也收有在版编目数据^[8]。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馆长科林·巴尔姆福斯研究了在版编目在提供编目样张方面,在提示类目范畴与主题标目方面,在加速资料的分编速度方面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9]。1981年10月有近500个英国出版商(约占总数的25%)参加到在版编目的规划之中^[10]。时隔十数年,英国已有70%以上的出版社参加在版编目工作^[11]。

目前,在版编目数据在西文图书中出现频次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在版编目数据占43.9%;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的在版编目数据占22.0%^[12]。

2 我国推行在版编目计划的意义

2.1 可以减少重复编目,提高编目效率及经济效益

我国的书目工作大体有两种情形:一是图书出版之前由新华书店、发行所编制征订书目^[13];再就是图书出版之后,由图书馆编制的国家书目和图书馆馆藏目录,包括由中国版本图书馆根据各出版社上报的书目数据编制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由北京图书馆编制的图书统编卡片和在此基础上编制的《中国国家书目》,以及由各图书馆编制的馆藏目录。由于出版、发行和图书馆在编目工作上没有统一规划和采用统一的编目规则,因而导致书目数据互不兼容,各种书目间缺乏互换性,并且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劳动。特别是图书统编卡片,由于它是在图书出版后根据样书编制的,因此,出版周期过长,直接影响各图书馆的编目和流通工作。实行图书

在版编目将编目工作与出版、发行工作结合起来,所采用的编目数据能够为出版、发行部门和图书馆共同使用,做到一次编目多次利用,从而减少重复劳动,提高编目效率。据测算,我国出版的图书如果全部实行在版编目,全国各图书馆每年可节省人力4万人^[14]。

2.2 有利于开辟宣传渠道,扩大图书影响,增加发行数量

实行在版编目的关键,在于图书界的通力合作,相互配合。在出版界,在版编目的益处尚待被充分认识,只有当出版界同图书馆界一样认识到在版编目的作用时,这项工作才可得顺利开展。

实行在版编目,有利于开辟宣传渠道,扩大图书影响,增加发行数量。国外出版商正是基于此才积极参与;同时反映了国外出版商服务工作的深入,以及出版发行业与图书情报业相结合,重视学术交流的需求。开展在版编目工作,是编制《图书现货目录》的一个基础条件,而我国至今不能编制这种目录与书目工作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造成了学术著作“买书难,卖书难”的不正常现象。

2.3 能够提高国家书目的完备性和及时性

自1955年以来,我国国家书目的文献来源保障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样本办法》。起初,这个办法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虑到经济利益,很多出版社已不再无偿缴送书籍,尤其是那些大部头的珍藏本;呈缴本制度本身也缺乏法律的约束力。版本图书馆据此制度获得的图书样本,就不可能全面地反映我国图书的出版情况。在这种松散的呈缴本制度基础上编制的我国国家书目,其收录文献的完备程度自然也就很差了。

在及时性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我国国家书目是根据出版社在图书出版后提供的样书进行编制的。从征集样本到编目、出版需要很长时间,国家书目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与出版社的征订目录比较,更是缺乏新颖性。

实行在版编目以后,国家书目的编制便可在图书出版以前,根据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完成。这项工作与出版、发行部门的工作同期进行,国家书目及时性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同时,国家书目所需的编制依据由负责在版编目的部门提供,不需要出版社再呈缴样本,这样,出版社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国家书目的完备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此外,还可以将在版编目与我国的著作权法挂起钩来。可以将呈缴的图书校样作为出版权的获得方式,而缴送的图书则作为著作权的获得方式。如此一来,在版编目依据的获得和国家书目的编制就有了确实的依靠。

国家书目是一个国家各项书目工作和国家书目控制乃至国际书目控制及国际资源共享的基础,在版编目工作对国家书目编制的促进,亦反映出它在提高图书馆、出版、发行部门社会效益方面的作用。

2.4 能够推动图书编目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提高书目质量

《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等有关国家标准已经推行多年,但图书著录的不标准、不规范及其质量参差不齐,仍是我国图书编目工作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编制的图书目录中,各种征订目录是以分段空格开式编制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则以题录形式编制,唯有国家书目和大部分图书馆目录是按照《普通图书著录规则》的规定编制的。其中,征订目录基本上还是沿用已有30多年历史的《征订书目编排格式》,各著录正文中,没有标识符号,分隔符皆用空格代替,这种编目格式与目前国际上使用较普遍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的编目格式相去甚远,给国外用户在识别和选购我国图书方面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不能为国内图书馆书目所直接利用,各图书馆在编目时还必须参照图书进行再加工。而《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则由于著录项目太少且不够规范,只能起到记录图书出版情况的作用,难

于满足图书馆编目的需要。此外,编目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平高低不等,所编制的目录质量参差不齐。这种状态已不适应我国出版、发行部门及图书馆采用现代化手段管理书目的需要,更无法实现书目信息的交换。

实行在版编目有利于提高出版、发行部门的整体利益。首先,图书在版编目采用了通用的国家标准,选取的编目数据具有共用性,它可以起到引导作用,成为出版社、发行所和图书馆编目的统一依据,而且可以为各种书目建立起共同语言桥梁,各编目部门直接利用,从而使征订书目、图书馆目录趋于标准化和规范化。其次,我国实行图书在版编目的主要技术依据是有关的国家标准,制订这些标准时,是本着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原则,因此,通过对这些标准的强制贯彻和执行,将有力地推动图书编目向国际水平靠拢,缩小差距,为建立国家书目信息数据库,实现出版、发行和图书馆工作的自动化管理创造条件。

2.5 有助于推动文献信息系统工程的建设

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文献信息的处理方式正发生巨大变化,书目数据的处理,作为整个文献信息处理的基础,正是这一巨大变化的先导。其结果必然是加强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合作。在版编目计划打破了出版、发行及图书馆界的分割状态,为我国社会化书目事业奠定牢固的基础,并推动整个文献信息系统工程的建设,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

1993年8月,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在书刊上印刷条形码的通知,即将ISBN与ISSN同时以条形码的方式表示^[14]。这一规定使出版、发行与图书情报工作的自动化管理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出版界还举行了研究电子出版物发展的讨论会,这一动向对于图书馆界的关系尤其重大,甚至要影响到图书馆的生存。

图书馆界对出版界有很大的依赖性,出版物的形式、内容与数量的变化,必然导致图

书馆活动方式的改变。要改变图书馆管理的落后状况,只有从文献的出版环节抓起,才能顺理成章,形成高效的文献信息系统工程。同样,出版界的发展,也必须得到图书馆界的支持和配合,注意运用图书馆界的物质与技术力量,方可取得有效的成果。我国具有统一管理文献出版与图书馆服务的条件。从在版编目抓起,逐步沟通出版界与图书馆界的关系,不断加强双方的合作,无需多久,就会取得明显的效果。

3 我国在版编目计划的实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5 年发布的关于在版编目的国际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版编目的目的是在有关文献被出版之前,向出版商提供编目数据,以便使这些数据能够被印刷在该出版物中。通过这种方法,出版物和它的编目数据可以在同时被图书馆、书商、书目编纂人和其他需要这一数据的人们所利用。”^[15]

我国实行在版编目的条件已逐步成熟。主要表现在:(1)颁布了一系列文献工作国家标准,使在版编目有章可依;(2)具有多年的集中编目工作经验,在全国具有强烈要求编目工作集中、统一的愿望;(3)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支持、大力协作做保证^[16]。

鉴于以上现状,我国在版编目领导小组牵头单位——新闻出版署同意中国版本图书馆提出的实施在版编目首先搞试点的意见,决定从 1993 年 2 月 1 日起,在北京的 41 家中央级出版社及北京出版社先行试点。1993 年 3 月,新闻出版署选择了几个省市的出版社扩大试点。1993 年 10 月底,新闻出版署更进一步决定,从 1994 年元月起,在北京的所有出版社全面实施在版编目计划。目前,全国有北京市、辽宁省和湖北省共计 190 多家出版社参加在版编目计划。1993 年 2 月以来,中国版本图书馆已为试点单位审核、加工并返回标准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约 3000 种。该馆编辑出版的《全国新书目》从 1993 年第 6 期开始,陆续刊登《在版图书编目信息》,已

引起广泛注意^[17]。

我国图书在版编目的工作程序为:

(1)由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按“图书在版编目工作单”的项目,逐项准确填写。发稿时,主书名页的设计已完成,可将主书名页正面的样式复印一份,连同工作单送交本社负责在版编目组织协调工作的同志,由该同志集中寄送中国版本图书馆图书在版编目部。

(2)中国版本图书馆在版编目部在接到出版社寄来的工作单及主书名页正面复印件后,根据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中图法》和《汉语主题词表》,马上进行审核、修改并加工成可以排印的在版编目数据格式,退回出版社发排。

中国版本图书馆将在版编目数据返回出版社的同时,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编成书本式书目,定期送领导机关和刊登在《全国新书目》上,提供给国内外读者使用。

4 实施在版编目计划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版编目的意义还不为更多的出版社所了解。在我国要全面推行在版编目计划,还需统一出版界的认识,加强行政措施。

从技术角度来看,在版编目工作引用的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图书书名页》(Title leaves of books, GB12450—90)中,取消了“版权页”的称谓提出了主书名页(Title page)的概念,确定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及版权记录都应印在主书名页的背面,同时有所分工。在版编目数据中已出现的书名、著作责任者等,不再在“版权记录”中出现,以避免重复。而一些出版社只是在原有版权页的基础上,生硬地嵌套进在版编目数据,重复现象依然屡见不鲜。另外,时间对于出版者来说是极其宝贵的。如果在版编目计划的实施对出版速度构成障碍,出版者当然会对之产生成见。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从收到图书在版编目数据工作单到将编制、审核完成的数据反馈给出版社的时限控制在 10 天之内^[18]。中国版本图书馆宣称,这个时限是一周,急件则

在一小时内完成;但有些出版社(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则说,他们在至少要一个月甚至半年后才能收到返回的数据,对其出版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有邮递误投、遗失等问题,但主要与我国在版编目机构的人员配备有关。负责在版编目审核、加工工作的是中国版本图书馆在版编目部,现有 25 名专职人员,现在全国 190 多家出版社的在版编目工作由其全权承担已感吃力,全面推行在版编目计划后,若仍由该部负责全面工作,该部便会不胜负荷。呼吁上级机关投入更多人力、财力的同时,本着友好的合作精神,该部与北京图书馆共同主办这项工作应不失为一良策。

参考文献

- 1 白阳,沙红叶. 谈谈我国实行图书在版编目. 见:黄俊贵,林德海编. 文献编目论文选.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109~118
- 2 Newlen, Robert R. The power of CIP. Library Journal, Vol. 116, No. 12, 1991:39~42
- 3, 5, 8 亨特, E. J. 西文编目入门.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219
- 4 阎立中. 国际在版编目会议通过的建议. 图书情报工作动态, 1983(1):20~22
- 6 维塔, S. H., 拉瑟, L. J. 美国在版编目:问题与展望. 见:第 47 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大会论文译文集. 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982:218~223
- 7 陈源蒸. 图书在版编目:书目数据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9 Balmoforth, Colin K. CIP: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In: Catalogue & index (63/64) Winter 1981/Spring 1982. 4~6
- 10 Holt Brian. The CIP Service: its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In: Catalogue & index (63/64) Winter 1981/Spring 1982. 2~3
- 11 同 7:80
- 12 何建新. 英美 CIP 的比较和利用.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1, 16(4):46~49
- 13 刁维汉. 新书发行与集中编目相结合的新模式.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4):86~89
- 14 维新, 远征. 关于建立我国出版、发行、图书馆综合书目信息系统的一些设想. 图书情报工作, 1982(3):24~25
- 14 王明明. 条形码技术及其在图书管理中的应用.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4(2):56~57
- 15 陈超. 实行在版编目和随书发行目录卡方案初探. 图书馆杂志, 1982(3):24~25
- 16 黄俊贵, 林德海. 文献编目实践与理论进展综述. 见:文献编目论文选.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1~31
- 17 许绵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工作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6
- 18 Quinn, Judy. Is CIP all it can be? Library Journal, Vol. 116, No. 12, 1991:40

刘 嘉:东北师范大学情报学系. 通讯地址:长春. 邮编:130024

(来稿时间:1995—05—03, 编发者:徐苇。)

(上接第 6 页)

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应基于本地状况的了解,对用户需求和本馆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调查与分析后才能确定建立什么样的特色馆。

开展特色馆建设的经验交流,互相学习,也可利用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提高。如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家旅游特色资料馆,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学习,加强合作,是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

- 1 北京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 北京市图书馆学会. 图书工作新探. 1993. 11
- 2 千树海主编. 面对挑战——上海市特级、一级区县图书

馆大扫描.《图书馆杂志》编辑部, 1994. 4

- 3 刘茜. 区县图书馆越有特色就越有生命力. 中国文化报, 1994—08—14
- 4 夏国栋主编. 千帆竞发——图书馆界名人论改革.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 5 李琴. 加快我国信息业发展. 人民日报, 1994—10—26
- 6 [美]马克·菲尼. 图书馆力争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中心. 波士顿环球报杂志, 1994—06—05

常林 现为首都图书馆馆员. 发文 20 余篇. 通讯地址:北京东城国子监 15 号. 邮编:100007.

(来稿时间:1995—05—03. 编发者:刘喜申。)